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捌

曹雪芹

高鹗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卷十四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评全图足本石头记 / (清) 曹雪芹, (清) 高鹗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40-3733-8

I. ①增… II. ①曹… ②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6128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 66

字 数 / 1159千字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9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增補像金圖金玉緣卷之十四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富國府

驃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太急忙走上榮禧堂來。起一篇罪案一部易理統在此句。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員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未得哭。元恰合情事而必是趙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樣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忽想字都賈珍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面笑容。並不說什麼。乾坤易之門戶。是曰二門。是笑。一徑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個司員。五六便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眾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寒溫的話是容易。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避裏面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陪笑叙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進。西平王爺到了。金位西平王爺。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一部大書。但人要人連忙跪接。西平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遣。有奉旨文辦事件。要教老接旨。總不脫笑字。底面都到。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着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家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衙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好動手。這些看役。都擦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有聲有色。如見。聞。立作者。亦曾見耶。而老趙有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賈赦交通外官。倚勢凌虐。辜負朕恩。有泰祖德。者早去世。職欽此。但明罪過。天祖而尚未完。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珍賈寶等。皆實之實。蘭俱在。惟賈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見大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賈政珍珍並在一處。絕不費手。查此抄所以必在接風擺酒時。也。乃是謀篇之妙。而更無遺漏矣。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看役。分頭搜查抄登帳。看意未說。查抄而查抄書。既以未完。這一言不打緊。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看役家人。抹着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炊的。理應遵旨查

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修定奪。前王小王奉旨查賈赦家產。謙曰：小王是西平口語。非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政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承總管家。不得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事總不可到西平王。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認賈赦賈璉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絕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言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喜得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着伙。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令不許囉唆。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了。又吩咐道：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裏候着。回來一齊照看。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衣。衣服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特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這禁取利的。是書騙春秋之筆。即竊天子之權。查抄第一禁物。是一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待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西平王正說着。只見王爺長史來稟說：守門軍進來說：王爺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請爺接去。由西而北。正剝而得復之地。自路過此。有趙堂官聽了。心裡歡喜。說：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西方肅殺。未至北方。則寒威大作。故趙王酸則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着錦衣官惟提賈赦賈璉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聽了。北靜王到。俱一齊出。行不止而已。西平王領了。好不歡喜。便與北靜王坐下。便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街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者。便餘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覺這裏很吃大虧。一路神情。用此數語。補畫而其人。恍若無上。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甚荼毒。不料老趙這廢混帳。心自致一部混帳。記此而已。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甚麼樣子。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裡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衆人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思從北至。而快將賈政帶來。出自提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看後呈稟有禁用之物。並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繞好。人事之大。可以挽回。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己有。一個由割得復之理。在處所。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赦字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

氣又從生氣說入而鳳姐帶病。噯噯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裏照應。也是有的。

倘或老爺想起裏頭少個人在那裏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陪客是主在內陪客則主中主復之一陽從內卦起。

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禍一共一巧。查抄所取。正說到高潮。只聽見刑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裏。

進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多的穿鞋帶帽的強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歎。又見平兒披頭散髮。

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要進來。

宜抄家產。外役實赦實達內從刑。平兒發作。查抄條。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混推混趕出來的。你們這裏。

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那二夫人聽得。俱魂飛天外。抄之根不是應筆。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

一仰身。栽到地下死了。便是衣錦還鄉。便是醉金剛。必賈母尚未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

扯這個。鬧得翻天覆地。而秦寓此耳。又聽見一齊聲嚷說。叫裏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時。忽玉。

禍本而叙叙於玉。只見地下這些了。頭婆子。亂抬亂扯的時候。寶釵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靜之用。

衆人正要問他。實達見鳳姐死在地下。哭著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的死去。遠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著老太太也回。

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執再三寬慰。然後實達定神。將兩王恩與說明。唯恐賈母那夫人知道實赦被拿。又要嚇死。暫。

且不敢明說。此處絕不及實語。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閣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滴淚。

發歎。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實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以抄報此。一人復此。一人使一人。飛來同是一人所赤金首飾。

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起首是金福生於釵也。珍珠十三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戲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

銀盤三十個。三鑲金象牙笏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杯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

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猢猻皮十二張。洋灰氍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洋皮二十張。狐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呢三十度。嚙二。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桶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

狐桶子二件。貉子皮一卷。鴨毛七把。灰鼠二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洋皮四十張。黑色羊皮。

六十三張。元狐帽簷十副。倭刀帽簷十二副。貉子皮十六張。江獺皮十張。獺子皮二張。貓皮三十五張。倭緞十二度。綢。

迎手案背三分宮妝衣裙八套脂玉圍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所有查抄之物其數相合不受天祿因受大罰所謂收拾東西諸物以金首飾起以次即接皮張乃龍全書之人統十五萬零與祭宗祠日總合

黑林首列即紫之心一書之主人妖媚也難以洋貨變於珠也而梅度非有可賄之物方知此一子所演無非禽獸之事故為色目見前

情說此等王爺心腹又要指國人不過是爲圓玉帶則各樣珍奇不在此中與其出此固未歸正財庫皮其餘則皆件什物亦分指粉

漢語到必謂玉具用之精處打結以上所是五料及榮國錢重金在銀錢者然富中寶主成何有

亦數曰二下所居多故此打結以上所是五料及榮國錢重金在銀錢者然富中寶主成何有

餘不索一切動用家伙橫釘屋記以及榮國賜第一開列總分依國勝軍教重而不此與首飾分者起之實主成何有

乃爾

在旁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發惡既有作舍勘旋爲分列政亦能通此筆極嚴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裏實理

實係盤剝宛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實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實理纔知

非開脫說正坐實政春秋實倫賢者況有家而不知乎地下碰頭已自實理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

認刺頭爲人之山附於地非刺而何倘作聞文看則一書皆閑文矣實理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

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老爺開恩奴才叔父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他是爲保案保全認了也是正理

如此叫入將實理看守餘俱散放宅內便說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告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輪出門實政等就

在二門跪送又擬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西日小心北日放心一五一反全書了義不忍爲仁此時

賈政神魂方定現呢再猶是發任實蘭使說請爺爺進內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直捷孝順即人自去體認實政即忙

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實政無心查問一直到寶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又無圍

住寶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實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

太太安心罷實母奄奄一息的微閉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遠見得着你一聲來了便嚷鬧痛哭起來於是滿屋裏人俱哭個不住

太情慘其語悲作者一枝筆不知騙了多少婆子淚曰一息曰雙目曰實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北靜口中之放心

我的兒曰遠見得著復封無一間字却無人理會枉道聲一笑矣實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北靜口中之放心

本來事情不小蒙皇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施萬般乾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攣等閒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此也原

不動了實母見實赦不在又傷心起來實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總封鎖了頭婆子亦

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条惟有後門開着裏頭嗚咽不絕那夫

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灰紙合眼躺著平犯一旁暗哭邢夫人打諱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幸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

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聲如今疾愈氣定晏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安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的邢夫人

也不答言。問老太太而答言與實蘭照老太太反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了苦

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眾人勸慰等統等各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攬人服侍。又無賈政在外心驚肉跳

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著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

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一接實權再按焦大三接薛便說你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跪天踏地的哭道。書起於焦大

而己這便是一人飛來一人報進總成一人之大我天天勸些不長進的爺們拿我當作冤家連爺爺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了

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容容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裏頭女主人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擱在一處

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破爛磁器都打得粉碎他們連要挾我拴起來我活了

八九十歲只有跟著太爺細人的那裏倒叫入網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裏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裏不想這裏也是那

麼著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者撞頭。哭得慷慨淋漓滿得直截痛快東西兩府合在一人眾後見他年老又是兩

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裏歇歇聽個信兒再說。土中有真信必賈政聰明雖不理他但是

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家一敗塗地如此正在著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噎噎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

父在那裏賈政進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殺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

告訴了他便煩了再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戚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為叔之弟為琴之兄復在利薛蝌道這里

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東西合一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為我哥哥打聽去罪的事必從

福總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就違違遠有一大就是強佔良民妻女為妾因其女不從凌

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確遂將衙門家的鮑二拿去又遠遠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張姓曾在都察院

告過的。定致禍之罪明照鳳之風言政尚未聽完便珠脚道了不得罷了罷。嘆了一口氣攔腰截的吊下淚來。兩完了。雨罷了。一

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但聽得說

李御史今早奏平安州奉永京官迎合上司屋害百姓好幾大款。御史必姓李者之理無賈政憤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

卷十四

第一百五回

五

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太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說早一步纔好。再說未聽完一部書。固未完。然但知與老正說着。聽見裏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歸地府在此。回返金陵在此。回總以歸離恨。急急得實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與上回章法同。彼以上半縮入下半。此亦以上半縮入下半。上文皆多。下文皆少。而少者反為主。且實兩回書。只一前情而已。其大易明。其細難解。

自上一回合此回為一大段。總發作胡蘆案。全書一大交代處也。水土和成泥。草木滋培。早尋泥。二金帛鋪成錦。榮貴消息盡付錦衣。報李之前情。實難達之一醉。顯彰天道。賴太直上榮禧。重整人心。焦大已無舊土。一齊抄沒。共保平安。驄馬朝天。金剛地。護花主人評曰。

查抄家產。偏在設席請客時。纔是出於意外。

寫西平王處處留情。趙堂官處處挑剔。令人急緩以為賈母王夫人及寶玉房中。必均遭荼毒。幸有北靜王奉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風暴雨。時忽望嚴風和。

抄沒賈府情形。只在賈政聽見登記件上。寫出可見。番後查出時。兩府內外人等。俱看守嚴密。消息不通。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嘴。又將賈珍等平日作為。及被抄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度筆。寫出正文。方不是印板文字。平安州被參。及賈赦犯事緣由。於薛蝌口中略略一叙。妙在不能探聽詳細。寫薛蝌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見其餘親友之勢利。不是單寫薛蝌。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史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忙遣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驚驚等喚醒回來。開闢而起。賈則重頓特提乃明定罪案之文。鳳以誅之罪在賈陰賤陽不順天道。是為氣逆。乃易理。即用球氣安神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解。續說是兒子們不肯招了禍。未幾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兒子們面可以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又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此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

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說者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非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太甚。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便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王爺。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的心。感激天恩的話。都代奏了。書重天恩。祖德上說。祖德此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遠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如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特提氣數。天見不見。故仍在工部行走。而以郎中為員外。則政器固降一等矣。是所封家產。惟實赦的已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餘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政連著尋去職銜。免罪釋放。政器降一等。雖罪又釋。實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曲。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閣謝恩。並到府裏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實璉放下。所有實赦名下男婦人等。這冊入官。可憐實赦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還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家什物件。實璉始則慍。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前去不。不見。報他的東西。今又云一朝而盡。見其自滅。非天命。乃人事也。自消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實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國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俗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遂了得嗎。重利剝字。而在聲名起見。且政所謂實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諸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載良善登記。老爺只管叫他來查閱。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人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兒纔知道。亦自供實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此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查問你。現今你是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實璉連一心委曲。寢睡所以通合著眼淚。答應了出去。實政歎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雖這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實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家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持得起。讀起等處。令人失笑。令人方纔連兒所說更加說要說。不但庫上無銀用了。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此。尚有膀臂。實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有王不能守。有心願倒。又想老太太若大年。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此事正在獨自悲。現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實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教大老爺

卷十四

第一百六回

八

行事不安。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來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哥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吵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誰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鈔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惑起來。好些不便。此段非寫親友勢利。正明親友之助。見人之理。仍隱演一剝象。剝字始之一陰。而朱陰小起於下。故總以奴才下賤政聽。說心中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實。據口聽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鬥門上家人要錢。實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實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實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實政心肉震。只說知道了。衆人都笑。道人說是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能照看。却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直真不在理上。惟其失助。故善言不來。弟兄隔。兒女婚姻。總以利行。親友議論中。其離世之意深矣。實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殺了。如今又招我。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們打聽錦底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法。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實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實政進去。請寶母的安。見寶母好些。裏略回到自己房中。埋怨寶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為。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如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空。心肉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罪人斯得。大善次早實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實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實璉打聽見父兄之事。不很憂。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半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實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許多怨言。一時也說不出。半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連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纔好。實璉嘆道。我的性命還不得。我連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瞧。口雖不言。話。那眼淚流個不盡。見實璉出去。便向半兒道。你別不達時務。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已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半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

沒有我的事。不但倒是在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佔了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違死。有個張姓的在裏頭。你想這遠有誰。色子若是這件事審出來。俗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九二姐。夏金你倒迷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史愈聽愈悽。周之病莫之罪。無可憐。同是一事。迷出上下。題句。正面。這修文。一時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細底。中。持。字。而。通。部。無。非。可。憐。之。書。也。愈。憐。愈。不。止。說。此。一。時。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細。底。中。持。若。此。為。罪。總。由。不。知。細。底。而。已。似。以。心。之。而。實。嚴。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賈。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累。費。放。心。將。必。從。此。玉。起。素。來。最。疼。鳳。姐。又。特。提。之。羊。使。叫。驚。驚。將。我。的。東。西。拿。出。給。鳳。姐。了。頭。再。拿。此。銀。錢。交。給。手。兒。好。好。的。伏。侍。好。了。了。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分。派。兩。府。並。堆。於。鳳。寶。釵。於。史。也。又。加。以。賈。國。府。第。八。官。所。有。財。產。房。地。並。家。人。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姐。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閒。壁。一。個。下。人。沒。有。純。坤。之。象。身。侍。一。陽。米。復。又。派。了。婆。子。四。人。了。頭。兩。個。伏。侍。明。月。一。應。飯。食。起居。在。太。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鎖。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實。數。實。珍。寶。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理。况。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開。脫。以。便。確。定。禍。首。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理。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心。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理。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起。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題。此。非。後。話。乃。正。前。話。也。書。演。到。復。正。在。利。復。之。間。時。已。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存。在。監。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賈。玉。寶。釵。在。側。只。可。勸。解。不。能。分。身。所。以。日。夜。不。寐。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呼。賈。玉。回。去。離。左。右。今。止。說。賈。玉。回。去。是。為。放。心。尚。有。何。天。且。說。玉。並。說。不。自。己。扎。褲。坐。起。叫。驚。驚。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揚。揚。著。必。不。用。自。主。以。成。禍。首。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令。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一。篇。絕。妙。供。狀。而。起。以。皇。天。菩。薩。所。知。在。此。矣。是。書。既。不。重。二。氏。亦。不。合。三。教。只。一。儒。理。而。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凶。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已。皇。天。而。日。苦。薩。磕。頭。而。求。慈。悲。是。見。此。書。滿。篇。雜。亂。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凶。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精。神。供。狀。在。此。二。語。蓋。不。為。善。本。必。是。後。輩。兒。孫。騎。倖。淫。佚。暴。殄。天。物。以。使。閭。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叩。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閭。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直。認。一。人。直。認。所。書。完。史。之。所。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賜。我。一。死。已。直。認。寬。兒。孫。之。罪。點。點。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哭。泣。以。為。史。也。

起來驚驚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此段橋天用釵玉縮兩頭正罪無可禱處也而夫人帶罪史必不見寶玉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現在外監將未要處決不知可能減緩否猶姑雖赦王而微意存焉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癡癡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寶玉王夫人哭得更痛。釵哭有四事兩頭虛中間寶玉癡色字事了財色都了悔心大作悔教兄矣悔誤配矣而遂不知所終矣寶玉見寶釵如此大痛他也有有一番悲感想的是老太太年未一虛度得患首一虛度得尤惡止此一役鳳姐賈母王氏罪都可減實玉見寶釵如此大痛他也有有一番悲感想的是老太太年高不得安逸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回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勢問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噙啞大哭心裏只有一林而乃為薛顛倒竟若轉因薛及林是此驚驚彩雲覺覺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了頭們看得罪尤在寶釵上矣書罪一心層層剝削方見本主驚驚彩雲覺覺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了頭們看得傷心也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寶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見哭聲甚眾打諢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魂俱長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打齊夥兒哭起來了眾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眾人幾句各自心思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一哭情事寫來八做作者觀者都不自解也而此哭實起於寶釵哭雪哭金剛耳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寶母的安又向眾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欲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大哭既畢寶釵一齊了結故即接寶母聽了即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记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姑爺長的很好為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為湘雲交代寶母聽了喜歡道俗們都是南邊人雖則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得這麼大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為他嬌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金釧麟紫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教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要問好你替我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只願他們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此又映釵在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

少不得同姑娘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議論，只有賈玉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為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了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更姊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嬌娘硬壓著，配了人。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著做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此不能不就賈玉心，事作湘雲收場，而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賈母太太見是些，寫來，却在有意無意之間，斟酌的好。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賈母太太見是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賈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餘三十幾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此回以下人起，以下人結三十地數也。明此時為坤二百一十二上二下二兩陽下生，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如連年宮裏花用帳上，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必如官裏用度，元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省則已，看了急得躁腳道：這了不得。我打諢，雖是理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寬年用了。卅年的積蓄，木剝，還是這樣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為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着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眾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何哉？一語指盡大學八條目，也是白操心看急，便勸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裏這樣的。若是總算起來，連王爺家尚不穀，不過是救者門面，遇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子的恩，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併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既無祖自無天，陰小之言如此。賈政怒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著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跑的，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的。那知道外頭的聲名，大本兒都保不住。隱起下文，招數蓋到，遂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往主子上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僭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此回以鮑二作起，結鮑始不復無復，不始也。定理也。而理小慎微在人，則必不可委心。任運今就賈政一罵，乃是正訓。明眾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散辰陽氣下陷，姑家已成其勢，甚速，不可制止。必至六陽悉盡，是大本開端。首罪賈政，實王可卿一夢，作於甯府。故鮑二為東府冊上的。先期在甯府冊上為二爺見他，老爺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上人而初試雲雨，夢兆絳雲，皆在西府。故鮑二又不在西府其線索在一風故鮑二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甯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管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諢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那個手下沒有親戚們，奴才還有奴才呢。三小小文義直達。賈政道：這還了得。想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眾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政有一際之明，便是復讐。故見一人飛來，快進

結尾參看實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吉山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申明由始至剝由剝至坤由坤至復統百廿回之精義也文字前最忌緩後最忌急蓋安根伏線在前易繁結穴合龍在後易率也本回只不過於查抄後立鳳姐賈母兩篇供狀而已要看他起結均以下人把姑復之理作一包羅方纔把罪中之罪魁中之魁個個取供層層定案史鳳自招之下即着實釵一想大眾痛哭未以三影之湘雲收拾之文凡八段何其整肅安詳是真能後勁者已

護花主人評曰

榮府家產概行給還獨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鳳姐一生盤剝積蓄盡化為烏有所謂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貪利剝削者讀此當亦猛省實政說實理自己房裏的事尚且不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實理實無辭只好委曲含淚寫怕老婆人有說不出許多苦處

借親友們口中描寫家人泥腿嚷鬧門上要錢諸事隱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却說不出姓各才是親朋口吻

夾叙孫家要銀以見孫紹祖無理無情迎春豈能久活

王鳳姐囑托平兒扶養巧姐自歎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等語人忽有此慘聲痛語可為貪財妬刻者現身說法

叙安頓寶府眷屬及監中使費等事連實地有不得不然之勢

賈母禱天哭泣引出王夫人賈玉釵大哭驚驚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

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帳簿自有鞭來鞭去絕無方法描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插叙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即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遺

眾家人回鮑二來去緣由仍是含糊對答及所回之話的是奴才口吻

家人們一個人手下尚有親戚奴才確是勢豪家奴習氣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自己不要錢可對得天而不知任奴才要錢罪更甚於自己要錢他們豈願你對得天對不得天耶

湘雲夫婦未著姓名結稿不久雖有若無學問才情概與草木同腐可勝浩歎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魂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樣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獨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個鸞鳳。兒夫婦。又是不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連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那想在魂兒尤氏亦歸在魂兒。魂兒乃禍本。明大義者。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榮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珍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榮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閒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你大哥那邊。魂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倒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魂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空虛。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又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當年吃了卅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未只好儘所有的家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這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怎樣着咱們家倒了。這樣田地了麼。極到這田地。剝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極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此榮同枯骨全史。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係不動。外頭還有此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多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中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钱。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此又交代日所謂不速之復也。老太太含悲忍怨的說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移挪。恐不中用。那時誤了。飲恨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嘈嘈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了一回。都